

黄裳为青州驻防旗人后裔。1989年，他先偕夫人回乡探亲，后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、范公亭、青州博物馆，登上了云门山，游览了偶园，并且一一写下详细的日记。他对衡王饶有趣味，并对《红楼梦》中有关“恒王”的段落情节进行了一番分析。

应家乡之邀回青州探亲

回乡参观多处古迹 一一写下详细日记

黄裳为青州驻防旗人后裔，一生曾两次回过故乡。第一次回青州，是1949年冬天。黄裳从香港回北京，乘火车途经青州胶济路时，特意下来在站台上徘徊了一会儿，时间虽然短暂，却是他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。

40年后的1989年11月8日，黄裳应青州当地报社之邀，偕夫人朱光耀“正式”回乡探亲，青州方面接待精心周到，黄裳徐徐而行，收获颇大。

他先后参观了李清照纪念馆、范公亭、青州博物馆，登上了云门山，游览了偶园，并且一一写下详细的日记。

黄裳参观位于范公亭内的李清照纪念馆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：

这是一座新建的小四合院，正面一楹，题“归来堂”，用的是《金石录》后序中的典故，极恰切。幽静的庭院，布置着一些黄色的菊花，有意无意地切合了李清照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的词意。这地方实在比趵突泉畔的纪念堂来得好，好在清幽静谧，几乎没有游人，尽可供我们随意徘徊。建筑是新的，但含有一种幽幽的古味，在施工时没有滥用金碧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，在青州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，金石书史，是他们的最好伴侣。及至鼙鼓动地而来，他们的好梦醒了。故乡的人民却希望将他们的旧梦永远留在这座归来堂里，这是多么深厚的情意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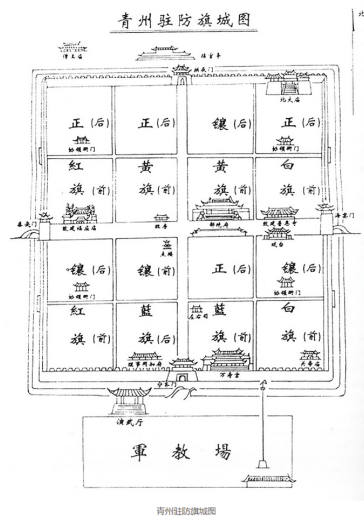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他又参观了与李清照比肩而立的范公亭。黄裳深情地描写：

儿时常常从大人的谈话中听到范公亭的名字，知道这是故乡的名胜，是春秋佳日人们游赏的去处。眼前的范公亭只是一座小小的亭子，亭中和四角都点缀着盛开的盆菊。四围是一片参天的树林。两株唐楸、一株宋槐，郁郁葱葱，是其中年纪最大的。院子里有几座石碑，最旧的是明嘉靖蔡来陈风梧的诗碑。亭后正室有范仲淹的塑像，端坐戴冠，形貌甚古，不同于常见的泥塑，应该是有来历的……范仲淹还是一位著名的词人，虽然留下的作品不多，但“碧云天，黄叶地……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这样的句子，是使人不易忘记的。他更著名的文字是一篇《岳阳楼记》和其中的两句话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样的胸襟怀抱，出之于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的范老子之口，终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理想品德规范，不知道给了世代代多大深的影响。写下这千古名言的与作有缠绵悱恻好词的是同一个人，这就不能不使人于肃然之余更感到异常的亲切了。

对于衡王府与衡王府午朝门的两座石坊，黄裳表现出浓厚的兴致。他描写石坊：“这是高约五米的两座三孔石坊，四根方柱前面都雕有麒麟，坊上是云龙纹样，古朴庄重，是明代中期石雕的佳品。”还与夫人在石坊前合影留念。



范公亭



青州驻防旗城图

对衡王饶有趣味 析《红楼梦》段落

黄裳对衡王饶有趣味，是因为《红楼梦》里提到过他。黄裳与红学家周汝昌中学时曾居同一寝室，两人对《红楼梦》情有独钟。黄裳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也颇有造诣，他在看了午朝门的两座石坊、读了青州政协赠送的历史资料后，写道：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特别注意混去小说的时代背景的，不但不写朝代年号，连官职、服装、仪制、建筑、铺陈这些细节也都写得迷离恍惚，使考古家也为难，摸不准它说的是何朝何代之事。这在作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但在七十八回大书将近结束之际，晴雯被逐病死的紧要关头，却分出大半回篇幅，特写了青州恒王侍

姬林四娘的故事。曹雪芹的用意何在，实在值得思索。至今红学家对此似乎也没有做过专题研究。小说由贾政口中转述这桩故事，说“当日”，说“次年”，说“黄中赤眉一干流氓余党”，说恒王被杀，林四娘战死，说“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”，一直说到“昨日又奉恩旨”，恩赏“前代以来”应加褒奖各项人等。这就说得清楚不过，恒王就是衡王，“前代”则是明朝，“昨日”所奉无疑也是清朝的恩旨了。

……
这在全部《红楼梦》中，实在是奇怪的极少讳饰的笔墨。说作者有家国之痛固然是无稽之谈，说他对农民起义军

有什么好感，怕也不妥当。他以《婉孌词》引出《芙蓉诔》，大抵还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与赞扬。“何事文武立朝纲，不及闺中林四娘”，说得何等明白。而晴雯在一场恶斗中终于败死在封建势力之手，其悲壮，恐怕还要远远超过林四娘的沙场战死。在这里主从的位置也是安排得很清楚的。曹雪芹写林四娘，目的还是为了写晴雯，作者破格使用了浓墨重彩，这并非两个平行的互不相干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。看来大致是正确的。

可见黄裳对此素有考订，更盼望钟情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学者专家，能够解开这个谜底。

回祖居之地了心愿 遗宅仍在见到堂兄

11月9日，黄裳去青州北城村。北城原是清朝在京城之外的驻防旗城。雍正八年（1730）建，历时三年告竣。进驻青州旗城的达4700余户，1万多人。官兵总计2473名，称为驻防满洲旗兵，是清政府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，江防要地镇江遭受英军进攻，清政府命青州旗兵火速驰援，400多青州兵连夜出发，到达后，同守军一起，与英军展开殊死战斗。城防失

守后，许多青州兵抱住登城之敌，坠落城楼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恩格斯在《英人对华的新远征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镇江守军：“驻防旗兵殊死奋战，直到最后一人，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遇到同样的抵抗，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。”辛亥革命以后，清廷垮台，驻防旗兵逐渐衰落，最后湮灭于历史。然而，“流水的兵”没有了，“铁打的营盘”旗城还在。

这里是黄裳的祖居之地，好几十年不与家乡通讯，亲属情况无从寻访，此次一行，终于了却心愿。

意想不到的，黄裳居然见到了一位77岁的堂兄，而且还住在祖遗的老宅里。“在触目皆是拆建的新宅群中，这一排老屋竟自保留了下来，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。不独晤见了亲人，而且得见祖辈居住的屋宇庭院，不能不说是此行的一大收获。”